

蘭陵笑笑生著  
梅節校訂  
陳詔黃霖註釋

金瓶梅詞話



• 梅節重校本 •

# 金瓶梅詞話

(三)

蘭陵笑笑生著  
陳詔黃霖註釋  
夢梅館印行

•

知學  
PDG

《金瓶梅詞話》重校本總目

金瓶梅詞話重校本出版說明	一六
全校本金瓶梅詞話前言	一八
金瓶梅詞話序跋	一四
金瓶梅詞話題詞	一二
金瓶梅詞話回目	一六
金瓶梅詞話正文	一三七六
金瓶梅明板插圖二百幅(分插每回正文)	

# 金瓶梅詞話回目

第一回	景陽崗武松打虎	潘金蓮嫌夫賣風月	一
第二回	西門慶簾下遇金蓮	王婆貪賄說風情	一九
第三回	王婆定十件挨光計	西門慶茶房戲金蓮	三一
第四回	淫婦背武大偷姦	鄆哥不憤鬧茶肆	四三
第五回	鄆哥幫捉罵王婆	淫婦藥鴆武大郎	五一
第六回	西門慶買囑何九	王婆打酒遇大雨	六一
第七回	薛嫂兒說娶孟玉樓	楊姑娘氣罵張四舅	六九
第八回	潘金蓮永夜盼西門慶	燒夫靈和尚聽淫聲	八一
第九回	西門慶計娶潘金蓮	武都頭悞打李外傳	九三
第十回	武二充配孟州道	妻妾宴賞芙蓉亭	一〇三
第十一回	潘金蓮激打孫雪娥	西門慶梳籠李桂姐	一一一
第十二回	潘金蓮私僕受辱	劉理星魔勝負財	一二三
第十三回	李瓶兒隔牆密約	迎春女窺隙偷光	一三九
第十四回	花子虛因氣喪身	李瓶兒送奸赴會	一五一
第十五回	佳人笑賞玩燈樓	狎客幫嫖麗春院	一六五

第十六回 西門慶謀財娶婦 應伯爵慶喜追歡……………一七五

第十七回 宇給事劾倒楊提督 李瓶兒招贅蔣竹山……………一八七

第十八回 來保上東京幹事 陳經濟花園管工……………一九七

第十九回 草裡蛇邏打蔣竹山 李瓶兒情感西門慶……………二〇九

第二十回 孟玉樓義勸吳月娘 西門慶大鬧麗春院……………二二三

第二十一回 吳月娘掃雪烹茶 應伯爵替花勾使……………二三五

第二十二回 西門慶私淫來旺婦 春梅正色罵李銘……………二五五

第二十三回 玉簫觀風賽月房 金蓮竊聽藏春塢……………二六三

第二十四回 經濟元夜戲嬌姿 惠祥怒詈來旺婦……………二七五

第二十五回 雪娥透露蝶蜂情 來旺醉誘西門慶……………二八五

第二十六回 來旺兒遞解徐州 宋惠蓮含羞自縊……………二九七

第二十七回 李瓶兒私語翡翠軒 潘金蓮醉鬧葡萄架……………三一三

第二十八回 陳經濟因鞋戲金蓮 西門慶怒打鐵棍兒……………三二五

第二十九回 吳神仙貴賤相人 潘金蓮蘭湯午戰……………三三五

第三十回 來保押送生辰擔 西門慶生子喜加官……………三四九

第三十一回 琴童藏壺覲玉簫 西門慶開宴吃喜酒……………三六一

第三十二回 李桂姐拜娘認女 應伯爵打諢趨時……………三七五

第三十三回	陳經濟失鑰罰唱	韓道國縱婦爭鋒	三八七
第三十四回	書童兒因寵攬事	平安兒含恨數舌	三九九
第三十五回	西門慶挾恨責平安	書童兒粧旦勸狎客	四一五
第三十六回	翟謙寄書尋女子	西門慶結交蔡狀元	四三五
第三十七回	馮媽媽說嫁韓氏女	西門慶包占王六兒	四四三
第三十八回	西門慶夾打二搗鬼	潘金蓮雪夜弄琵琶	四四五
第三十九回	西門慶玉皇廟打醮	吳月娘聽尼僧說經	四六七
第四十回	抱孩童瓶兒希寵	粧丫鬢金蓮市愛	四八五
第四十一回	西門慶與喬大戶結親	潘金蓮共李瓶兒鬪氣	四九五
第四十二回	豪家攔門玩烟火	貴客高樓醉賞燈	五〇五
第四十三回	爲失金西門慶罵金蓮	因結親月娘會喬太太	五一七
第四十四回	吳月娘留宿李桂姐	西門慶醉拶夏花兒	五三一
第四十五回	桂姐央留夏花兒	月娘含怒罵玳安	五四一
第四十六回	元夜遊行遇雪雨	妻妾笑卜龜兒卦	五五一
第四十七回	王六兒說事圖財	西門慶受賍枉法	五六七
第四十八回	曾御史參劾提刑官	蔡太師奏行七件事	五七七
第四十九回	西門慶迎請宋巡按	永福寺錢行遇胡僧	五九三

第五十回	琴童潛聽燕鶯歡	玳安嬉遊蝴蝶巷	六〇九
第五十一回	月娘聽演金剛科	桂姐躲在西門宅	六一九
第五十二回	應伯爵山洞戲春嬌	潘金蓮花園看磨姑	六三九
第五十三回	吳月娘承歡求子息	李瓶兒酬願保兒童	六五七
第五十四回	應伯爵郊園會諸友	任醫官豪家看病症	六七五
第五十五回	西門慶東京慶壽旦	苗員外揚州送歌童	六八九
第五十六回	西門慶周濟常時節	應伯爵學荐水秀才	七〇三
第五十七回	道長老募修永福寺	薛姑子勸捨陀羅經	七一三
第五十八回	懷妒忌金蓮打秋菊	乞臘肉磨鏡叟訴冤	七二七
第五十九回	西門慶摔死雪獅子	李瓶兒痛哭官哥兒	七四七
第六十回	李瓶兒因暗氣惹病	西門慶立緞舖開張	七六七
第六十一回	韓道國筵請西門慶	李瓶兒苦痛宴重陽	七七五
第六十二回	潘道士解禳祭燈法	西門慶大哭李瓶兒	七九九
第六十三回	親朋祭奠開筵宴	西門慶觀戲感李瓶	八二三
第六十四回	玉簫跪央潘金蓮	台衛官祭富室娘	八三五
第六十五回	吳道官迎殯頌眞容	宋御史結褵請六黃	八四五
第六十六回	翟管家寄書致賻	黃眞人煉度薦亡	八六一

第六十七回	西門慶書房賞雪	李瓶兒夢訴幽情	八七三
第六十八回	鄭月兒賣俏透密意	玳安殷勤尋文嫂	八九三
第六十九回	文嫂通情林太太	王三官中詐求奸	九一一
第七十回	西門慶工完陞級	羣僚庭參朱太尉	九二九
第七十一回	李瓶兒何千戶家托夢	提刑官引奏朝儀	九四三
第七十二回	王三官拜西門爲義父	應伯爵替李銘釋冤	九五九
第七十三回	潘金蓮不憤憶吹簫	郁大姐夜唱鬧五更	九八一
第七十四回	宋御史索求八仙鼎	吳月娘聽宣黃氏卷	一〇〇一
第七十五回	春梅毀罵申二姐	玉簫愬言潘金蓮	一〇一七
第七十六回	孟玉樓解愠吳月娘	西門慶斥逐溫葵軒	一〇四五
第七十七回	西門慶踏雪訪愛月	賁四嫂倚牖盼佳期	一〇六九
第七十八回	西門慶兩戰林太太	吳月娘玩燈請藍氏	一〇八七
第七十九回	西門慶貪慾得病	吳月娘墓生產子	一一一三
第八十回	陳經濟竊玉偷香	李嬌兒盜財歸院	一一三五
第八十一回	韓道國拐財倚勢	湯來保欺主背恩	一一四五
第八十二回	潘金蓮月夜偷期	陳經濟畫樓雙美	一一五五
第八十三回	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寄柬諸佳會	一一六五



第八十四回 吳月娘大鬧碧霞宮 宋公明義釋清風寨 一七一五

第八十五回 月娘識破金蓮奸情 薛嫂月夜賣春梅 一一八五

第八十六回 雪娥唆打陳經濟 王婆售利嫁金蓮 一一九五

第八十七回 王婆子貪財受報 武都頭殺嫂祭兄 一二〇九

第八十八回 潘金蓮托夢守禦府 吳月娘布施募緣僧 一二一九

第八十九回 清明節寡婦上新墳 吳月娘誤入永福寺 一二三一

第九十回 來旺盜拐孫雪娥 雪娥官賣守備府 一二四三

第九十一回 孟玉樓愛嫁李衙內 李衙內怒打玉簪兒 一二五三

第九十二回 陳經濟被陷嚴州府 吳月娘大鬧授官廳 一二六五

第九十三回 王杏庵仗義調貧 任道士因財惹禍 一二七九

第九十四回 劉二醉毆陳經濟 酒家店雪娥為娼 一二九一

第九十五回 平安偷盜假當物 薛嫂喬計說人情 一三〇三

第九十六回 春梅遊玩舊家池館 守備使張勝尋經濟 一三一五

第九十七回 經濟守禦府用事 薛嫂賣花說姻親 一三二七

第九十八回 陳經濟臨清開大店 韓愛姐翠館遇情郎 一三三七

第九十九回 劉二醉罵王六兒 張勝忿殺陳經濟 一三四九

第一〇〇回 韓愛姐湖州尋父 普靜師薦拔羣冤 一三六一

## 第五十五回

西門慶東京慶壽旦

苗員外揚州送歌童

千歲蟠桃帶露攜，携來黃閣祝期頤。八仙下降稱觴日，七鳳圍花織錦時。  
六合五溪輸賀軸，四夷三島獻珍奇。羲和莫遣兩丸速，願壽中朝帝者師。

却說任醫官看了脉息，依舊到廳上坐下。西門慶便開言道：「不知這病症看得何如？沒的甚事麼？」任醫官道：「夫人這病，原是產後不慎調理，因此得來。目下惡露不淨，面帶黃色，飲食也沒些要緊，走動便覺煩勞。依學生愚見，還該謹慎保重。大凡婦人產後，小兒痘後，最難調理，略有些差池，便種了病根。如今夫人兩手脉息，虛而不實，按之散大，却又軟不能自固。這病症，都只爲火炎肝腑，土虛木旺，虛血妄行。若今番不治，他後邊一發了不的了。」說畢，西門慶道：「如今該用甚藥纔好？」任醫官道：「只是用些清火止血的藥，黃栢、知母爲君，其餘只是地黃、黃岑之類，再加減些，吃下看住就好了。」西門慶聽了，就叫書童封了一兩銀子，送任醫官做藥本。任醫官作謝去了。不一時，送將藥來。李瓶兒屋裡煎服，不在話下。

且說西門慶送了任醫官去，回來與應伯爵坐地。想起東京蔡太師壽旦已近，先期曾差玳安往杭州買辦龍袍錦繡、金花寶貝上壽禮物，俱已完備，即日要自往東京拜賀。算來日期已近，自山東來到東京，也有

半個月日路程，連夜收拾行李進發，剛剛正好，再遲不的了。便進房來和月娘說知，如此這般。月娘道：「這咱時不說，如今忙匆匆的，你擇定幾時起身？」西門慶道：「明日起身也纔夠到哩，還得幾個日頭。」西門慶說畢，就走出外來，吩咐琴童、玳安、書童、畫童，打點衣服行李，明日跟隨東京走一遭。四個小廝各各收拾行李不迭。月娘便教小玉：「去請你各房娘，都來收拾你爹行李。」當下只有李瓶兒，一來有了孩子，二來服了藥，不出房來。其餘各房孟玉樓、潘金蓮一齊都到，走來的都動手，把皮箱、涼箱裝了蟒衣、龍袍、緞匹、上壽等物，共有二十多扛，又整頓了應用冠帶衣服等件，一齊完了。晚夕，三位娘子擺設酒餚和西門慶送行，席上西門慶各人叮囑了幾句，自進月娘房裡宿歇。次日把二十扛行李，先打發出門。又發了一張通行馬牌，仰經過驛遞，起夫馬迎送。各各停當，然後進李瓶兒房裡來，看了官哥兒，與李瓶兒說了句話，教他好好調理，「我不久便來家看你。」那李瓶兒閣着淚道：「路上小心保重。」直送出廳來，和月娘、玉樓、金蓮打夥兒送出了大門。

西門慶乘了涼轎，四個小廝騎了頭口，望東京進發。迤邐行來，却走了百里路程。那時日已傍晚，西門慶吩咐駐筭。驛官廝見，送供應，過了一宵。明日天早，西門慶催攆人馬，扛箱快行。一路看了些山明水秀。午牌時，打中火，又行。路上相遇的，無非各路文武官員進京慶賀壽旦的，也有進生辰槓的，不計其數。又行了十來日，算前途路已不多，攪到剛剛湊巧。宿了一晚，又行夠兩日，早到東京，進了萬壽城門。那時天色將晚，趕到龍德街牌樓底下，就投翟家屋裏去住歇。那翟管家聞知西門慶到了，忙的出來迎接，各敘寒暄。吃了茶，西門慶叫玳安專管行李，一一交盤進了翟家裏來。翟謙教府幹收了，就擺酒和西門慶洗塵。不一時，只見別犀官桌面上列着幾十樣大菜，幾十樣小菜，都是珍饈美味，燕窩魚翅，絕好

下飯，只沒有龍肝鳳髓；其餘奇巧富麗，便是蔡太師自家受用，也不過如此。當直的拿着通天犀杯，斟上麻姑酒兒，遞與翟謙。接過滴了天酒，然後又斟上來，把盞與西門慶。西門慶也回敬了。兩人坐下，糖菓、熱碟、按酒之物，流水也似遞將上來。酒過兩巡，西門慶便對翟謙道：「學生此來，單爲老太師慶壽，聊備些微禮，孝順太師，想不見却。只是學生向有相攀的心，欲求親家預先稟過，但拜太師門下做個乾生子，也不枉了一生一世。不知可以啓口帶攜的學生麼？」翟謙道：「這個有何難哉？我們主人雖是朝廷大臣，却也極好奉承，今日見了這般盛禮，自然還要陞選官爵，不惟拜做乾子，定然允哩！」西門慶聽說，不勝之喜。飲夠多時，西門慶便推：「不吃酒罷！」翟管家道：「再請一杯，怎的不吃了？」西門慶道：「明日有正經事，却不敢多飲。」再四相勸，只得又吃了一杯。翟管家賞了隨從人酒食，吩咐叫把牲口牽到後槽去。

當下收過了家活，就請西門慶到後邊書房裏安歇。排下好描金暖床，蚊綃帳兒，把銀鈎掛起，露出一床好錦被，香噴噴的。一班小廝，扶持西門慶脫衣脫襪上床。獨宿孤眠，西門慶一生不慣，那一晚好難捱過也。巴到天明，正待起身，那翟家門戶重掩着，那裡討水來淨臉？直接到巳牌時分，纔有個人把匙鑰一路開將出來。隨后一個小廝拿着手巾，一個捧着銀面盆，傾了香湯，進書房來。西門慶梳洗完畢，戴上忠靖冠，穿着外蓋衣服，一個在書房裡坐。只見翟管家出來，和西門慶廝見了坐下，當直的托出一個朱紅盒子，裡邊有三十來樣美味，一把銀壺。斟上酒來，吃早飯。翟謙道：「請用過早飯，學生先進府去，和主翁說過，然后親家搬禮物進來。」西門慶道：「多勞費心。」酒過數杯，就拿早飯來吃了，收過家活。翟管家道：「且權坐一回，學生進府去便來。」翟謙去不多時，忙跑來家向西門慶說：「老爺正在書房梳洗，外邊滿朝文武官員，都各伺候拜壽，未得廝見哩。學生已對老爺說過了，如今先進去拜賀，省的住會混雜，學

生也隨後便到了。」西門慶不勝歡喜，便教跟隨人拉同翟家幾個伴當，先把那二十打金銀綬疋，抬到太師府前，一行人應聲去了。西門慶冠帶乘了轎來，只見亂哄哄的挨肩擦背，都是大小官員來上壽的。西門慶遠遠望見一個官員，也乘着轎進龍德坊來。西門慶仔細一認，倒是楊州苗員外。却不想苗員外也望見西門慶了。兩個同下轎作揖，敘說寒溫。原來這苗員外是第一個財主，他身上也現做個散官五之職。向來結交在蔡太師門下，那時也來上壽，恰遇了故人。當下兩個忙匆匆路次話了幾句，問了寓處，分手而別。西門慶來到太師府前，但見：

堂開綠野，彷彿雲霄；閣起凌烟，依稀星斗。門前寬綽堪旋馬，閣闌崑崙好豎旗。錦綉叢中，風送到畫眉聲巧，金銀堆裏，日映出琪樹花香。旃檀香，截成梁棟；醒酒石五，滿砌階除。左右肉屏風二，一個個夷光紅拂；滿堂羅寶玩，一件件周鼎商彝。明晃晃懸掛着明珠十二，黑夜裡何用燈油；貌堂堂招致得珠履三千三，彈短鈇三盡皆名士。任他九州四海大小官員，都來慶賀；就是六部尚書三邊總督，無不低頭。正是：除却萬年天子貴，只有當朝宰相尊。

西門慶躬身進了大門，只見中門關着不開，官員都打從角門而入。西門慶便問：「爲何今日大事，却不開大門？」翟管家道：「原來中門曾經官家行幸四，因此人不敢打這門出入。」西門慶和翟管家進了幾重門，門上都是武官把守，一些兒也不混亂。見了翟謙，一個個都欠身問：「管家從何處來？」翟管家答道：「舍親打山東來拜壽老爺的。」說罷，又走過幾座門，轉幾個彎，無非是畫棟雕梁，金張甲第五。隱隱聽見鼓樂之聲，如在天上的一般。西門慶又問道：「這裡民居隔絕，那裡來的鼓樂喧嚷？」翟管家道：「這是老爺教的女樂。一班共二十四人，也曉得天魔舞六、霓裳舞七、觀音舞八，凡老爺早膳、中飯、夜燕，都是

奏的。如今想是早膳了。西門慶聽言未了，又鼻子裏覺得異香馥馥，樂聲一發近了。翟管家道：「這裡老爺書房將到了，脚步兒放鬆些。」轉個迴廊，只見一座大廳，如寶殿仙宮。廳前仙鶴孔雀，種種珍禽，又有那瓊花、曇花、佛桑花，四時不謝，開的閃閃爍爍，應接不暇。西門慶還未敢闖進，教翟管家先進去了，然後挨挨排排<sub>（五）</sub>，走到堂前。堂上虎皮太師交椅上，坐一個大猩紅蟒衣的，是太師了。屏風後列有二十個美女，一個個都是宮樣粧束，執巾執扇，捧擁着他。翟管家也站在一邊。西門慶朝上拜了四拜，蔡太師也起身，就絨單上回了個禮。這是初相見了。落后翟管家走近蔡太師耳邊，暗暗說了幾句話下來。西門慶理會的是那話了，又朝上拜四拜，蔡太師便不答禮。這四拜是認乾爺了。因受了四拜，後來都以父子相稱。西門慶開言道：「孩兒沒甚孝順爺爺，今日華誕，家裡備的幾件菲儀，聊表千里鵝毛之意。願老爺壽比南山！」蔡太師道：「這怎的生受！」便請坐下。當直的拿了把椅子上來，西門慶朝上作了個揖，道：「告坐了。」就西邊坐地，吃茶。翟管家慌跑出門來，叫擡禮物的都進來。二十來扛禮物，揭開了涼箱蓋，呈上一個禮目：大紅蟒袍一套、官綠龍袍一套、漢錦二十疋、蜀錦二十疋、火浣布二十疋、西洋布二十疋、其餘花素尺頭共四十疋，獅蠻玉帶一圍，金鑲奇南香帶一圍，玉杯犀杯各十對，赤金攢花爵杯八隻，明珠十顆；又梯己黃金二百兩，送上蔡太師做贄見的禮。蔡太師看了禮目，又瞧了抬上二十來扛，心下十分歡喜，連聲稱「多謝」不迭。便教翟管家：「收進庫房去罷。」一面吩咐擺酒款待。西門慶因見忙沖沖，推事故辭別了蔡太師。太師道：「既如此，下午早早來罷。」西門慶作個揖起身，蔡太師送了幾步，便不送了。西門慶依舊和翟管家同出府來。翟管家府內有事，也作別進去。西門慶徑回到翟家來，脫下冠帶，又整的好飯吃了一頓。回到書房，打了個瞌睡，恰好蔡太師差舍人邀請赴席。西門慶謝了些扇金，着先去：「隨後就

來了。」便重整冠帶，預先叫玳安封下許多賞封，做一拜匣盛了，跟隨着四個小廝，乘轎望太師府來，不題。

且說蔡太師那日滿朝文武官員來慶賀的，各各請酒。自次日爲始，分做三停：第一日是皇親內相；第二日是尙書顯要衙門官員；第三日是內外大小等職。只有西門慶一來遠客，二來送了許多禮物，蔡太師倒十分歡喜他。因此就是正日，獨獨請他一個。見說請到了新乾子西門慶，忙走出軒下相迎。西門慶再四謙遜，讓爺爺先行，自家屈着背，輕輕跨入檻內。蔡太師道：「遠勞駕從，又損隆儀，今日略坐，少表微忱。」西門慶道：「孩兒戴天履地，全賴爺爺洪福，些小敬意，何足掛懷！」兩個喁喁笑語，真似父子一般。二十個美女一齊奏樂。府幹當直的斟上酒來，蔡太師要與西門慶把盞，西門慶力辭不敢，只領的一盞，立飲而盡，隨即坐了筵席。西門慶教書童取過一隻黃金桃杯，斟上滿滿一杯，走到蔡太師席前，雙膝跪下道：「願爺爺千歲！」蔡太師滿面歡喜道：「孩兒起來。」接過便飲個完。西門慶纔起身，依舊坐下。那時相府華筵，珍奇萬狀，都不必說。西門慶直飲到黃昏時候，拿賞封賞了諸執役人，纔作謝告別道：「爺爺貴冗，孩兒就此叩謝，後日不敢再來求見了。」出了府門，仍到翟家安歇。

次日，要拜苗員外，着玳安跟尋了一日，却在皇城後李太監房中住下。玳安拿着帖子通報了，苗員外來出迎道：「學生一個兒坐着，正想個知心的朋友講講，恰好來得湊巧。」就留西門慶筵燕。西門慶推却不過，只得便住了。當下山餉海錯，不記其數。又有兩個歌童，生的眉清目秀，開喉音唱幾套曲兒。西門慶指着玳安、琴童、書童、畫童，向苗員外說道：「那班蠢材，只顧吃酒飯，却怎地比的那兩個！」苗員外笑道：「只怕伏侍不的老先生。若愛時，就送上也何難！」西門慶謙謝，不敢奪人之好。飲到更深，別了苗員

外，依舊來翟家歇。

那幾日內，相府管事的，各各請酒，留連了八九日。西門慶歸心如箭，便叫玳安收拾行李。那翟管家苦死留住，只得又吃了一夕酒，重敘姻親，極其眷戀。次日，早起辭別，望山東而行。一路水宿風餐，不在話下。

且說自從西門慶往東京慶壽，姊妹們眼巴巴望西門慶回來，多有懸掛。在屋裡做些針指，通不出來閑耍。只有那潘金蓮打扮的如花似玉，喬模喬樣，在丫環夥裏，或是猜枚，或是抹牌，說也有，笑也有，狂的通沒些成色，嘻嘻哈哈，也不顧人看見，只想著與陳經濟勾搭，便心上亂亂的焦燥起來。多少長吁短嘆，托着腮兒呆登登。本待要等經濟回來，和他做些營生，又不道經濟每日在店裡沒的閒。欲要自家出來尋着他，又有許多丫頭，往來不方便。日裡便似熬盤上蟻子一般，跑進跑出，再不坐在屋裡。那一日正是風和日暖，那金蓮身邊帶着許多麝香合香，走到捲棚後面，只望着雪洞裡。那經濟日在店裡，那得脫身進來？望了一回不見，只得來到屋裡，把筆在手，吟哦了幾聲，便寫一封書，封着，叫春梅：「逕送與陳姊夫。」經濟接着，拆開從頭一看，却不是書——一個曲兒。經濟看罷，慌的丟了買賣，跑到捲棚後面看。只見春梅回房，去對潘金蓮說了。不一時也跑到捲棚下，兩個遇着，就如餓眼見瓜皮（三）一般，禁不的一身直鑽到經濟懷裡來，捧着經濟臉，一連親了幾個嘴，啞的舌頭一片聲响，道：「你負心的短命賊囚！自從我在屋裡，被小玉撞破了去後，如今一向都不得相會，這幾日你爺爺上東京去了，我一個兒坐炕上，淚汪汪只想着你，你難道耳根兒也不熱的（三）？我仔細想來，你恁地薄情，便丟着也索罷休。只到了其間，又丟你不的。常言痴心女子負心漢，只你也全不留些情！」正在熱鬧間，不想那玉樓冷眼瞧破。忽然抬頭看見，



順手一推，險些兒經濟跌了一跤，慌忙驚散，不題。

那日吳月娘、孟玉樓、李瓶兒同一處坐地，只見玳安慌慌的跑進門來，見月娘磕了個頭，道：「爹回來了。小的一路騎頭口，拿着馬牌先行，因此先到家。爹這時節也差不上二十里遠近了。」月娘道：「你會吃飯沒有？」玳安道：「從早上吃來，却不會吃中飯。」月娘便教玳安廚下吃飯去。又教整飯待大官人回來，自和六房姊妹同夥兒到廳上迎接。正是：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時燕燕忙。四人閑話多時，却早西門慶到門前下轎了。衆妻妾一齊相迎進去。西門慶先和月娘廝見畢，然后孟玉樓、李瓶兒、潘金蓮依次見了。西門慶和六房妻小，各敘寒溫。落后書童、琴童、畫童也來磕了六房的頭，自去廚下吃飯。西門慶把路上辛苦，并到翟家住下，明日蔡太師厚情，與內相日日吃酒事情，備細說了一遍。因問李瓶兒：「孩子這幾時好麼？你身子怎地調理？吃的任醫官藥，有些應驗麼？我雖則往東京，一心只丟不下家事哩！店裡又不知怎樣，因此急忙回來。」李瓶兒道：「孩子也沒甚事，我身子吃藥后，略覺好些。」月娘一面教衆人收好行李及蔡太師送的下程，一面做飯與西門慶吃。到晚，又設酒和西門慶接風。西門慶晚就在月娘房裏歇了，兩個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懽愛之情，都不必說。次日，陳經濟和大姐來廝見了，說了些店裡的帳目。應伯爵和常時節打聽的大官人來家，都來望。西門慶出門廝見畢，兩個一齊說：「哥哥一路辛苦。」西門慶便把東京富麗的事情，及太師管待情分，備細說了一遍，兩人只顧稱羨不已。當日西門慶留二人吃了一日酒，常時節臨起身，向西門慶道：「小弟有一事相求，不知哥可照顧麼？」說着只是低了臉，半含半吐。西門慶道：「但說不妨。」常時節道：「實爲住的房子不方便，待要尋間房子安身，却沒有銀子，因此要求哥周濟些兒。日后少不的加些利錢，送還哥哥。」西門慶道：「相處中說甚利錢！我如今忙忙地，那討銀子？且